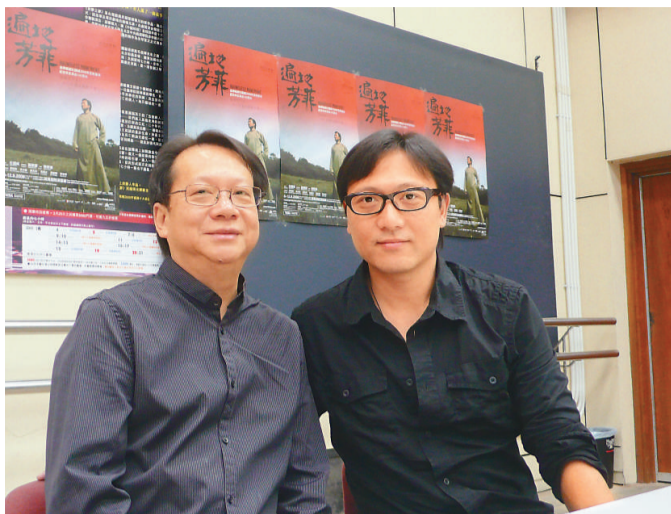


話劇團重演《遍地芳菲》

編劇杜國威冀延續家國情懷

芳菲
學院
杜國威(左)二十年前
的劇作《遍地芳菲》
上演時,潘燦良(右)才
剛考進演藝學院(本報攝)



教書,一寫就二十年了。也許,現在我在等,等待第二次的覺悟吧。

杜國威還記得,當年寫《遍地芳菲》時,自己剛做了一個割膽石的手術,感到自己就如受傷的兵,邊痛邊寫。此外,這個戲對他與鍾景輝而言也很有紀念性,他說:「King Sir多數導外國著名的作品,很少導創作劇。」



▲潘燦良飾演革命烈士林覺民

紀念辛亥革命百年

為了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香港話劇團今年將這經典劇目以全新版本重現舞台,杜國威就劇本也作出了一些改寫。最大的改動,是按照現代觀眾的節奏,將原本三個多小時的劇本刪短,人物簡化了,並會刪掉林覺民妻子一角。他說:「以前讀書的年代,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是課文,劇中原本有一段寫林的妻子在墓前讀出《與妻訣別書》,但我想,若觀眾看完

不寫誰是忠,誰是好,而是每個人用自己的立場去看這件事。現在,他已不想寫如此複雜、結構性強的題材,「我很怕被這個時代淘汰,被時代所淹沒,我很欣賞年輕人寫的東西,我自己就寫不到,因為以自己年紀的心態,不可去寫十七、八歲的戀愛,就算寫得幾精采都不會寫得好。所以,我現在寫得少,但一寫都是「心么肺」的,好像《我愛阿愛》,我是用心去寫。」

割膽石感受如傷兵

杜國威說,不再寫歷史題材,一方面是自己不熟識現代史:「當中國經歷風雲的時期,我仍在讀書,在擔心考試及不及格,我只是個很普通的香港人,即使自己教了十七年書,也感到只在跟着教育制度走,雖然我與學生關係打得不錯,幸運地讓我有機會可寫劇本,不用

【本報訊】記者鍾麗明報道:二十年前,當杜國威還是教師的時候,寫下了以黃花崗起義為題材的舞台劇《遍地芳菲》,二十年後的今日,回首當年劇作,杜國威說:「今時今日的我寫不到這些戲。」十年人事幾番新,更何况是二十年,一向感性的杜國威對於今次《遍地芳菲》再度搬演有很大的感觸。回首二十年前的作品,杜國威談起他寫作心境的轉變,他說:「我不得不承認人們說我的作品很感性,充滿愛,像不知人間疾苦,想得世界很 beautiful (美麗),如《人間有情》。到了今天,在我的作品如《我愛阿愛》中,對世界已不再是 beautiful,但我仍用愛和感性去寫。」

怕被時代淘汰淹沒
因此,在《遍地芳菲》中,他

《遍地芳菲》中寫出親情、愛情、友情和家國情



▲話劇團演員排演《遍地芳菲》

揀藝術家精品 到石硤尾趁墟



近藝術
「創意地攤」讓市民更接

【本報訊】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將與駐中心藝術家合作,在今個周六(八月八日至九日)於中心的藝廊內舉行創意地攤。除了邀請駐中心藝術家外,更特意引入不少新一代年輕創作人,於中心設置攤位,與參觀者分享創作之樂。

是次地攤有多元化的藝術工藝賣,當中的四十餘個攤位包括手工藝品攤位、人像及繪畫服務、印度彩繪服務及特色小

食。手工藝品攤位種類豐富,包括:針織工藝、草編製品、手繪瓷器、陶瓷、手繪布藝、玻璃藝術、環保手製品、紙品工藝、手繪布袋及T恤、鐵製工藝品、自製飾物及書籍等。

此外,市民亦可嘗到特色小食,更有小丑助興,將為藝墟增添熱鬧氣氛,增添大眾與藝術家們交流的好機會。

創藝中心舉行的「趁墟」創意地攤,舉行時間在下午一時至七時,地點是石硤尾白田街三十號(由石硤尾港鐵站C出口步行五分鐘),詳情可登上該中心網站 www.jccac.org.hk。

潘燦良當年是觀眾

今次演出,由鍾景輝擔任導演顧問,話劇團藝術總監陳啟權執導。當年曾參與演出的演員,有些可能在劇中只做清兵,如今都在話劇界獨當一面。當年剛進入演藝學院,只在台下做觀眾的潘燦良,沒料到二十年後,自己會擔演其中的主要角色,他說:「這是一種緣分。」對於一個劇本能經過時間的磨煉、沉澱,再重新被搬演,他認為是十分難得和很有價值的。

談到劇中人物林覺民,潘燦良會放下演繹歷史人物的包袱,「若我只刻意向模仿或捕捉他的特質,只是造型似或特質似,而沒有進入角色的世界,是不能感動人的,演員要在台上讓觀眾感受到角色所經歷的生命,才能讓人感動。」

潘燦良亦不希望只「紀念碑」式地演繹一個人物,他期望可更立體地呈現角色的內心感情世界。因此,他也看了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了解他面對家人、親人的愛,以及為國家為民族的愛之間的矛盾和選擇。「我不是去看他有幾偉大,我會嘗試看他的弱點,我會想他面對兩種重要的情感,有沒有懷疑和退縮的一刻,期望讓觀眾看到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人物。」

香港話劇團之《遍地芳菲》,將於九月五日至六日、八日至十二日晚上七時四十五分,九月六日及十二日下午二時四十五分,在葵青劇院演藝廳上演。門票現於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

中山杯徵華僑文學佳作

【本報訊】記者袁秀賢廣州報道:由中華文學基金會和中山市委、市政府共同發起的「中山杯」華僑文學獎,已獲中央宣傳部批准舉辦,八月六日起正式面向全球華人徵文,該活動作為慶祝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的一次性文學獎項,並擬爭取今後成為一個常設獎項。

主辦方說,參賽作者為海外華僑(華人),題材不限;作者為內地及港澳台華人,題材限於反映海外華人華僑生活;對反映華僑在改革開放後新生活、新變化和反映孫中山題材的文學作品將給予重點關注。

獎項分為小說獎(含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詩歌獎(新詩集)、散文獎(散文集)、紀實文學獎(含長篇

報告文學、傳記文學)、劇本獎(含電影、電視連續劇、電視系列專題片劇本),評審作品出版時間限為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國成立開始至徵集截止日期止;長篇小說、紀實文學和劇本類單篇作品必須已在內地報刊發表;中短篇小說集、新詩集、散文集和長篇小說、紀實文學、劇本類作品的單行本必須已經內地出版社正式出版。

參評材料及樣書寄往:北京市西城區地安門西大街67號中華文學基金會文學部 (Email: zsbhqj2009@126.com)。

「中山杯」華僑文學獎評獎辦公室表示,參評截止日期為九月十五日,頒獎禮將於今年十一月在中山市舉辦的孫中山文化周期間舉行。

雷玲鋼筆白描無罣礙



雷玲的鋼筆畫簡潔清雅

【本報訊】雷玲的鋼筆畫接近國畫中的白描繪法,但又有所不同。她第一次在精藝軒展出時,作品的篇幅都不大,一年多過去,她成功地打破了小桌面對她的作品所造成的局限,改用了手造紙去增加質感,她用了十多年來的圖像亦不再是罣礙了。

熟練地用她一貫的筆觸,雷玲用心寫出一批新作品。「心無罣礙」展覽,展出她廿多張新作,題材說變了,無罣礙了。展覽即日及八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十九日在中環嘉咸街卅五號地舖(近荷李活道與擺花街交界)精藝軒畫廊舉行,詳情可登上網站 www.artbeatus.com。

人物素描

梁谷音

以氣韻感染戲迷

本報實習記者 溫天一



梁谷音新編昆劇《琵琶行》劇照

七月的夜晚,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的視聽教室傳來悠揚笛聲,一個便裝女子自古中國的後花園中款款走來,她微微蹙眉,神情婉約而低迴,舉手投足間都似有暗香流淌。少頃,輕啓朱唇「海天悠、問冰蟾何處湧……」聲線更如少女般清激悠揚。高度精妙的程式動作和古雅優美的唱詞中,那為真情而死、為癡愛而亡的少女杜麗娘得以緩緩重現。

這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崑曲傳承計劃」的駐校藝術家在講座中示範《牡丹亭·離魂》的一幕。示範者是著名崑曲表演藝術家梁谷音,她今年六十七歲了。

自由揮灑各種行當

有人說,梁谷音的戲,就是千百張仕女圖,她沒有拘泥於某一個行當,而是自由揮灑於花旦、正旦、閨門旦之間,閨情、杜麗娘、趙五娘……這些或風靡潑辣或端莊純美或沉默隱忍的古代女子,影影綽綽地出現在這方古老的紅氈氈上,由她一一賦予靈魂和生命。

講座上的梁谷音,講着一口又圓又糯的上海味普通話,談及自己對於舞台人物的理解,她說最初演繹《牡丹亭》,喜歡的是《驚夢》,懷春少女那「一點幽情動早」的情懷最是可人;然後鍾情《尋夢》,舞台上那尋尋覓覓裡承載的也許不再僅僅只是青春的憧憬與幽怨;而現在的梁谷音,最擅長演繹的卻是《離魂》,夢遠人杳,「心坎裡別是一般疼痛」,那縹緲自靈魂深處的默默離愁,無比哀婉亦無比沉重。

▼梁谷音《牡丹亭》中飾演杜麗娘



在《爛柯山》中飾演崔氏
▼梁谷音在講座上示範身段(本報攝)

自己,她把自己對人生的體會不露痕跡地融會在這些人物當中,並用這厚重的情感積澱去感染今天的觀眾,因為她始終相信,「古典的美與現代的情是相通的。」

崑曲妙韻超越國界

崑曲,這個起源於中國江南的古老劇種,可以說是中國傳統雅樂的代表藝術形式,一代代文人都在那曼妙精美的韻律中傳達着我們的文化血脈,表達着整個民族的精神和心聲。

在梁谷音的欣賞者當中,建築大師陳從周是很特別的一位,他晚年主持上海豫園東部重建工程,由梁谷音的崑曲得到靈感從而修建景點「谷音閣」,是一段流傳甚廣的文壇與梨園佳話。文人和藝術家之間高山流水般的知音互動給了梁谷音很多藝術上的啟發,因為「崑曲唱到最後,還是看演員的文化底蘊和審美高度」。

對於自己的演出,她覺得最別致的一次是二零零一年在美國華盛頓索米博物館,沒有選擇在事先安排好的劇場,而是在



▲梁谷音演出《思凡》



活捉《中飾演閻惜奴》
梁谷音《借茶》

關於中國祭祀文化的小展廳裡演唱《琵琶行》之描容》。沒有任何布景,也沒有借助字幕翻譯,只一管笛、一隻鼓,還有梁谷音那一曲崑腔,趙五娘的悲情深深感染了在場的美國觀眾。

可以想像,當時的場景與明代散文家袁宏道在《虎丘記》中所描述的「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的境界有着異曲同工之妙。四字澄靜、萬物屏息,天籟之音與樂聲,沒有種族也無分國界,崑曲之美,可以超越一切政治背景與時代語境。

傳統藝術融古匯今

對於現在時髦的話劇導演介入和新編戲紛繁迭出的崑曲現狀,梁谷音說:「大家都來關心崑曲,這是好事情,但是崑曲的本來面目卻不能因為各種新手法新技術的介入而變得模糊,這是一門太博大精深、我們只能嘗試着做一點改動,而萬萬不能改變。」

「崑曲既然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就要靠語言傳承,不能像出土文物一樣,一動不動地放在博物館裡供人瞻仰。」但是,難道不怕這樣精緻的傳統藝術被傳走樣了嗎?「我們不怕的,總有傳回來的時候,真的,我相信現代人的鑑別能力。」

「我們今後崑曲的路子應該走得更精緻、更復古,就像現在建築理念上的修舊如舊,越符合我們對古代的理想,就越進步越現代。」

是的,那縹緲磨腔從六百年前的蘇崑山出發,一路淺吟低唱,時代的潮汐、政權的更迭都一次次幾乎將它置於死地,但最終它都能夠化險為夷,不論處江湖之遠,還是居廟堂之高,哪怕王謝堂最終變成了高衣巷,「《牡丹亭》還是《牡丹亭》,《爛柯山》還是《爛柯山》,好的藝術總歸是要超越時空,得到大家認可的。」梁谷音那口上海味道的普通話又悠悠響起,她的態度淡定而安然。